

XAIJANDI G
海燕的歌

1936 • 王亞平



海燕的歌

一九三六，十，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王亞平

發行者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王序

作序本來是難事，而爲別人的集子寫序

無從下筆。因爲文

字好壞自知最深，一個忠於寫作的人如果

爲了顯名，謀利，

我想他一定對於自己已成的作品常常不滿

不純由於對於自己

過分的謙虛，而是由於自我批評易趨嚴格，而且自己的明鏡方能清切地照得見自己認識的面影。比起用甚麼甚麼方法作分析評論的批評家來明白的多，也實在得多。

所以任何作品假定必須有序還是自道甘苦爲佳，他人所見無論是誇贊與挑剔，往往是「隔靴搔癢」。（自然有能真搔到癢處的，可惜世間的批評家不盡有那麼適合的手指。）

但爲甚麼許多詩文集中有找作者的師友寫序或題跋的？這種動機我們殊不可一概武斷是專爲揄揚，紹介，以增聲華，（固然大多數的序跋不出此例）也有因對自己的寫作缺乏自信力，希望相熟的他人評定，這是虛心，是不自滿，正在誇大的另一方面。但只就這好的一方而說已經給予作序者不少的困難！因爲這不是僅僅說幾句「才質優美，造詣精深」的應酬話可以了事的，而作者所切望的也不在此。若真要抉擇出所序文字的優長與瑕疵來，需要一份公平的結算；不妥諛，不空言，使作者心服，讀者也認爲恰當。請看古今來有多少詩文集的序言能辦到這一層？

所以我每逢到要替人家的作品寫序，真有「繞室徬徨」無從下筆的情形。

答應爲亞平的新詩集寫序已經過三個月了，初時是事忙，中間又
以炙熱爲藉口，但新秋到了，序還是得寫。無論如何難於下筆總得說
幾句「私見」，這我只好埋怨作者不自道甘苦罷了。

新詩歌在近幾年來似乎漸漸走入一個更新的階段。自從用清散的
口語作抒情達理的分行詩以來快二十年了，在這歷史不久的詩潮中有
過幾次壯濶的波瀾。思想的發揮，形式的爭論，有韻無韻的主張，所
謂詩的甚麼派，甚麼派，在中國的新文壇上也不是毫無貢獻。過於大
吹大擂自作吹噓自是無聊，然說中國的新詩人便無成績，誰也不能這
樣講！因爲詩歌在藝術中是最難求好求工的，也是文學中的最高點，
可不像小說，戲劇，散文。詩，無論如何，要有她的節奏與韻律，有

形的與無形的）在相當的韻律節奏中間嵌入作者的理想與對人物的感動，能使人讀後可觀，可興，不是小說，戲劇等靠着結構，人物的表現，不拘執的自由動態，那末寬廣與那末隨意。自然，詩是藝術之一，藝術構成的幾個根本條件當該具有，而詩的調諧比他種文藝的達到點又不一樣。如小說，戲劇中的人物，事件，背景等，能夠寫得調諧也算很好了，詩則除此外尚有節奏與韻律的調諧。所謂選色，侷聲，不見得便是極可訾議的。因為便於讀，便於歌唱，便於在節奏與韻律的調諧中引起人的情感上的激動與想像，然後對於她的思想纔更能了解，更能深入。不然，只為說理明了，敘事的當，為甚麼在各種文學的體裁中有詩歌的存在？

無論怎樣說，詩歌而失其音樂性，失其所以是叫做詩的特點，那

不是詩，儘可容納在文學的其他部門之中。

讀詩非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境界，詩便失其特點。這種境界不可呆看，不專指快樂。怡悅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說如不能在字面音節與思想上能感人於不自覺，將原是詩人的悲，歡，憂，樂，如電流似的，傳染病菌似的，立刻送到讀者的全身，立刻在讀者的精神上發生強烈的反應，那麼詩之爲詩也不過文字的排列遊戲而已。

似乎有人說，中國的新文藝以詩的成績爲最壞，真麼？我不敢而且不忍這麼肯定的說。詩之成就最難，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究竟還有幾位披荆斬棘，開闢新路的詩人，究竟還有幾本可以讀得過的新詩集。比量起來，何嘗比小說，戲劇落後。至於又有人說，新詩運動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作法與規矩可尋，一般寫詩者都是自己在摸索途徑，因

此認為新詩歌的建設沒有其他種文學作品的成功。這真是無聊的泛論。

如果我們也比照舊體詩，或摹仿西洋的詩也定出美如四聲，八韻，或商韻體等等的定則，那不等於舊小說准來一套「下回分解，閑言慢表」的舊戲劇曲的楔子。結尾詩麼？詩歌的創造沒有那些必要的人物，對話，安置，動作等的痕迹可尋，——雖然長篇紀史詩也有的，但終不能與小說，戲劇等那樣注重。——變化自由。而同時因為無呆板的方式作骨架，分外難作。惟其空宕，所以難於把握；極其可以完全任想像的驅迫詞句，所以更無跡象可尋。詩歌雖有佳作，一句話，是缺少那些一定的陪襯物；不是缺少，太多了選擇配合上最不容易。她抒情最真而難於表達；摠思最濶而難於分析，這不是文字的難易，而在乎作者的情緒真偽與作者技巧的優劣。不在五花，八門，習為文字的遊

戲，而由於情緒與文字混雜，加以美妙的挑逗，方能見出詩人的性格。說好，山歌，樵唱，農夫，野女的信口實話，縈繞在情感的尖端，一樣是自然的好詩。說不好，儘管用了大力渲染，描畫，「劍拔弩張，或可有合於紀錄下作者的意念，以言「詩」，似尙隔一塵罷！

「一首詩之值得稱爲詩，只在牠能提高靈魂而能激動牠。」
詩也是「美之律動的創造。」

至於怎樣去提高與激動，怎樣方能有美的律動的創造，時世不同，需求自異。但在原則上這兩句話確是詩歌構成的特點。

固然舊瓶中或不宜裝新酒，可是只看新燒的瓶子便能斷定盡是好酒也未免是過度的奢望。

人類的感想隨時代而變化，尤其是具有敏感的詩人。唐代詩家察

漢魏樂府，民窮地蹙的南宋一定要學學盛唐之音，那不過玩笑而已。

自己本來無動於中，以言感人自是誣語。那能把隨了時間空間而變動
的喜，怒，哀，樂嵌進同一的典型。慣性的更易，社會準則的改變，
因之影響於詩人的意識與他們的感覺。打一個明淺的比喻：女子的病
態美在從前總流露於文人的筆端，現在既已成爲過去，病態不再是女
子美的標準，於是文人們的筆尖也不再來那套「蹙眉，捲心，纖腰，
削肩」一類的贊美話了。乘坐一九三六年式的汽車穿行於東南山水佳
處的公路上，都會的詩人又從何處體貼到茅店鷄聲與瀟灑風雪的况味
。把詩人推爲先知，是誇語，是妄誕，就使他們敏感點。也不會遺世
獨立，逃脫開現實與時代的氛圍。年齡，時世，人事的糾紛，再合上
他那一份毗剛或毗柔……的性格，發爲歌咏這便是詩人自己的真實表

現。性格只是一點點的成分，不能認為性格可以超越時代與掙脫開人事的枷鎖。

了解詩的根本意義與怎樣是詩人，我以為很重要，這又何論乎瓶之新舊，酒之清烈呢。

因此我自信是一個新詩的樂觀者。這些年來成績並不像一般苛論者所說的那樣薄弱，也用不到分頭去製造新的鐫錄，捉住已經解放開的自由靈魂。雖然難免有許多的「黃茅，白草」，可也不乏冷豔的秋花，與嘹亮的飛鴻。總之，我們的新詩人雖作風不同，思想不同，但可以讀得過的詩却是真誠的時代產品。我們這時代能說是單純與統於一的時代嗎？不，絕對地不！一切如是，表現於詩歌的也不在例外。但儘管是多面的，而時代的姿態我們從這裏也可看得清楚。

「方者中規，圓者中矩」，只要他成心要圓，要方總能成爲良器。

又何用對新詩歌的前途感到失望呢？

話說回了，這樣的序文誠然不合體裁，信手寫去，不知要跑向何方。但既註明了我對中國現代詩歌的微感。然後方能爲亞平的詩集說幾句話。

亞平努力寫詩已有數年，近年也頗頗有人注意他的詩了。能對自己的所好用一份誠心，不矜，不躁地作去，總有他的成就。我向來對亞平寫詩的態度與方法認爲是鄭重而且縝密。他每每將已發表過的詩抄成專冊，再與熟人商酌，再加改削，認真與刻苦，是爲他自己，也爲他的詩。或者他沒有那些很快的烟士披里純或一下筆多少行的敏捷

，但我們既以詩是藝術品，又是時代意識的產兒，又何貴乎速，何貴乎多。

他已出了一本集子，自感不滿，這薄薄本的海燕的歌是他近一二年中刪校改正的幾十首。比照看來，在寫詩的手法上是有進步了。而對於時代精神的認識却更加清晰。字句中即有些稍稍笨重的地方，却不居心誇張，不油腔滑調，不過於裝點，樸厚而有熱誠，「詩如其人」。

就這一點上看，在未來他有更完美的詩歌出現。他不逃避現實也不強作無病的呻吟，勤勤懇懇去歌唱出人世的苦辛，尤多以北方的鄉村生活作背景。漸漸能創造出美的律動，不失其激動靈魂的真感。

但我更盼望亞平一方保持這樣寫詩的態度，一方努力於藝術上的

尋求，既不失却詩的特點還能作時代飛弦的和鳴。

我雖然爲他人寫序感到困難，可是如果不拘於體裁像這樣的亂寫，寫完後我却又感到一時的快慰！

這像一篇詩序嗎？也許是「隔靴搔癢」，是在亞平與讀者的看法如何。

王統照

廿五年九月

六日在上海。

目次

序

序	王統照
自己的歌	一
海燕的歌	三
生命	七
誰能攝這一幅影	一〇
農村的夏天	一二
新婦	一四
農村的暮	一七
破舊的機杼	一九

虹……………二二

流民……………二六

頹殘了的大明湖……………三〇

夜的流浪者……………三三

他們的塑像……………三五

風鐸……………三七

初冬的夜……………三九

磨石工……………四二

女針工之歌……………四五

鹽工們……………四九

戰場月……………五一

星的歌……………五三

動蕩的夜……………五七

暴雨之夜……………五九

撒河橋……………六一

夜攻沙邱……………六七

賣菜女郎……………七一

五月的太陽……………七四

生活……………八一

題後……………八四

木刻漫畫插圖……………李劫夫

自己的歌

我不想裝飾成一朵玫瑰，

把自己的美麗露給人看，

更不願拿虛偽掩住醜惡，

巧妙地贏得萬人的榮讚。

我生，不受任何物件的撼搖，

把個心，緊繃成滿弓的弓弦，

志願，像待發的一隻火箭，

對氣息發出結實的聲響。

我生不向命運的鐵臉呼冤，
把此身用挫折的「熔爐」苦苦燒煉，
生命，像指路的一點星火，
在黑暗的夜空裏吐放光焰。

我不在回憶裏盡情沉湎，
我不在幻想裏企圖苟安，
死死地抓緊現實的匹頭，
刺出一幅人生的精緻圖案。

海燕的歌

碧波濺着青天，

海水掀起洶湧的狂瀾，

渾茫的暮色，

侵襲無邊瀛寰。

我飛，鼓着輕翅，

沈默地，飛向無窮遼遠。

我曉得毒雨佈滿了天空，

旅途上埋伏着災難；

我看見白鷗隨着狂瀾，

鴛鴦沈睡在沙灘；

我聽得浪潮的高歌，

雜着鷓鴣的喧鳴。

然而，這一切都從我耳目裏逝去了，

沒有畏怯，也沒有流戀，

忍住性靈的創痛，

提心突來的險變，

懷着希望的真摯。

穿風御浪永遠的向前。

夜來了，星月在黑幕裏退隱，

沈悶擁擠着陰慘，

是暴雨欲來的時候嗎？

你看那一道品亮的電火，

掠汪洋直照澈蒼天，

她閃出了許多明暗的翅膀，

我曉得那是長途苦飛的伙伴，

雨來了，風也怒吼着。

像兇猛的炮火，

向敵人的壕壘橫掃，

鎮靜！死守住防線，

在生死分界上去企圖凱旋。

驟然急雨淋漓我的羽翼，

狂風掣出漫天風險，

但誰也阻不了這堅強信念；

我飛，鼓着輕翅。

沈默地，飛向無窮遼遠。

生命

上帝爲了創造理想的繁榮，
才向宇宙裏灑下生命的籽種，
看一個小小嫩芽，含苞花蕊裏，
你也能認識了宇宙的永恆。

莫逢來，避艱險，不問路程，
總愛冷雨霜雪，尤愛和暢的風，
她在萬物微小而機備裏，

注入了力，
從它們極度的向榮。

你莫笑，你莫笑，
這世界，你莫笑，
這世界，你莫笑，
這世界，你莫笑，

在這黑暗裏，
在這黑暗裏，
在這黑暗裏，
在這黑暗裏，

試看春花的微笑，
試看春花的微笑，
試看春花的微笑，
試看春花的微笑，

隆冬的寒柯，
隆冬的寒柯，
隆冬的寒柯，
隆冬的寒柯，

你莫笑，你莫笑，
你莫笑，你莫笑，
你莫笑，你莫笑，
你莫笑，你莫笑，

在上帝眼睛裏，
在上帝眼睛裏，
在上帝眼睛裏，
在上帝眼睛裏，

上帝爲了創造理想的繁榮，
上帝爲了創造理想的繁榮，
上帝爲了創造理想的繁榮，
上帝爲了創造理想的繁榮，

才在宇宙裏灑下生命的籽種，

試閉目靜聽，或睜大渴望的眼睛，

你將感到生命的偉力在你周圍歡呼飛騰。

誰能攝這一幅影

朋友！誰能攝這一幅影？

暮色瀟下了一片朦朧，

古道上，一羣餓人，

沈重的脚步，踏着陣陣心痛。

莫回頭看殘破了的鄉井，

莫耽心前途的山水萬重，

回憶難不去當前的磨難，

憂慮不能醫生活的病痛。

走吧！大家把身子靠緊些，

讓爐火撐持着枯瘦心胸，

走過一個個荒涼村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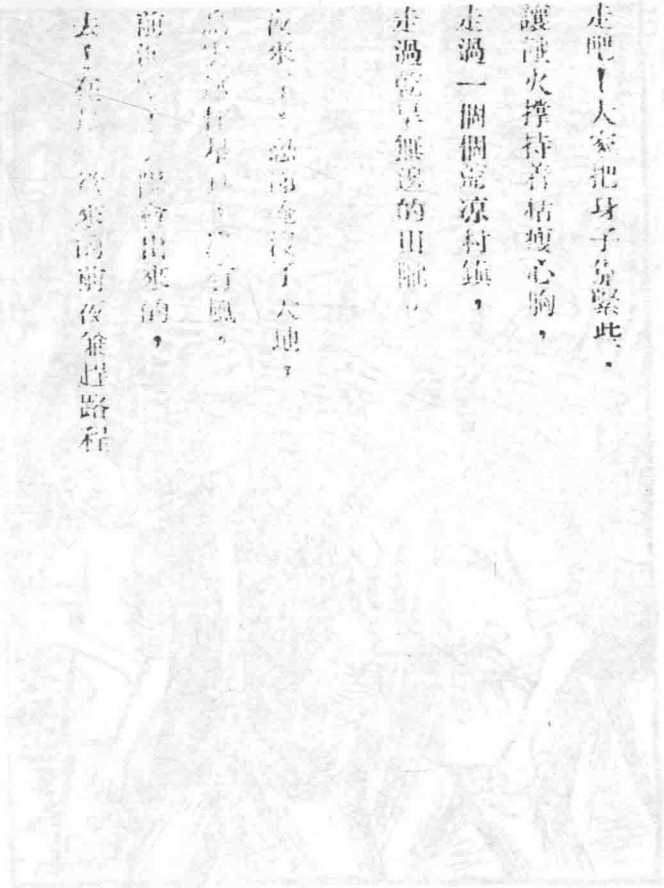
走過乾旱無邊的田隴。

夜來了，恐怖淹沒了大地，

烏雲越堆越厚，冷風，

前邊響了，響會出來的，

去了在星，響來向前夜兼趕路程



農村的夏天

夏天並沒有夏天模樣，

一陣乾風吹得人人心慌，

小童在烈日下垂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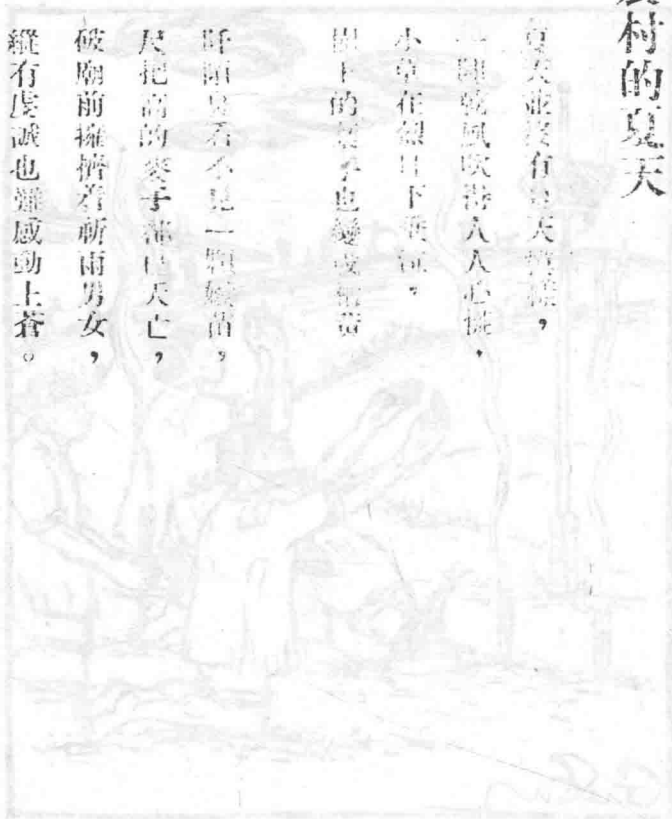
樹上的葉子也變成紅黃

汗顏裏看不見一顆嫩苗，

尺把高的麥子灌已天亡，

破廟前擁擠着祈雨男女，

縱有虔誠也難感動上蒼。



國家出版社

今年的秋收準絕了望，

穀價像潮水樣高漲，

眼前的困厄正沒法想，

催糧吏還三番五次的卜鄰。

夏天真沒有夏天模樣，

沒有人耘田，也沒有人插秧，

大道上奔湧着饑餓的羣，

爲了活才拋下自己的家鄉。

新婦

她的臉像一個難看的苦瓜。

把家眼淚灑度這陌生的家，

「新婦，你名字多麼漂亮，愛聽？」

但在這確是一個殘忍的責罰。

賣之文契比判罪的法官還可怕，

把你推入陷阱，不讓你再有掙扎，

莫能同婆母娘嚴厲的斥責，

更無權詰駁新夫的殘廢黑麻。

嫁前夜曾哭倒了慈和的爹媽，

「桂兒！要不是爲了荒旱，怎肯

叫你……你不要說我們心狠。」

不忍思的一幕竟成了悲劇的紀念塔。

到如今別妄想來日的幸福，歡樂，

也莫把慘酷的命运空自唾訝，

且將孱弱的身體肩起眼前困厄，

像一隻病駝挨踐萬里平沙。

自己的苦痛自己去設法排渡，

別人惡意的恥笑姑當做一杯苦茶。

「新婦」，這名子多麼漂亮，愛聽？

但在地確是一個費心的苦罰。

農村的暮

暮色溜下山崗，

荒山吞沒了斜陽。

不見戴月荷鋤人，

不見牧夫驅羣羊，

乾風爬過曠野，

掀起驚心的旱荒。

寂寞！沈悶！

苦痛！淒涼！

昏暗中，

翁仲對着沒頭的石馬，
殘霞吻住坍塌的牌坊。

破舊的機杼

忍痛把機杼劈做柴燒，

宛似宰殺我親愛的兒郎。

機杼，二十年前爲買你

曾賣掉俺嫁時的首飾，衣裳。

匠心地把你安置，裝璜，

還燃燒着一個新鮮的奢望：

想用俺生就的巧妙身手，

從布疋裏織出全家的米糧。

夏日，汗把竹布衫黏在身上，

冬夜，梭聲和了鷄鳴織到天亮。

愛看的，丈夫早市歸來的笑臉，

（咱的布會被布商們特別的讚揚。）

四鄰八舍誰不欽羨俺黃二姐，

一柄梭便奉養了兒女老娘；

因而，俺把你也愛同了心肝？

從不讓風雨侵襲，豕鼠蝕傷。

誰料到過剩的洋布捲入鄉村，

希望，像狂風掃滅殘餘的燭光，
土布再不能換到一星柴米，
城裏的布市也築起高大的圍牆。

連年荒旱夾掉阡陌的禾苗，
繁重的捐稅蝕去農村的健康，
縱有伶俐的身手已無處施展，
半石籽被塵封，機身上結出蛛網。

不敢回憶這二十餘年變幻的時光，
生活會如此翻出離奇的花樣，

忍痛把機絲寫做柴梳！

宛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又似字和我親愛的兒郎

虹

看見今天的彩虹，

誰都有些悲傷，

事實已應驗了古話：

「南虹出來賣兒女，

北虹出來動刀槍。」

前天灑落了一點細雨，

我們都喜躍的發狂，

誰知烏雲裏又透出金箭，

今年又下了一場大雪。

彩雲之出現在南方

出問及不為一棍草根。

樹皮草剝成種光。

西鎮十天關了三次兵匪。

東鎮賣去了許多兒郎。

那天有兩個老弱的母女。

餓死在西南大道上。

農村咆哮着飢饉。

人心兜滿了恐慌。

宛如爆發的洪流，
說不定燃燒誰的家廬？

彩虹在天邊消逝，

太陽在暮色裏隱藏，

我從來不計什麼先兆？

今年的彩虹會有這麼湊巧？

流 民

望一望，四下裏一片汪洋，
露出水面的樹梢，屋頂尖，
映過着貧窮的淡紫的霞光。

這圍繞站台的一片荒土，

却做了萬千難民暫時的住家

他們犧牲了固有的執念，

不分男女，老幼，像倦了的羣羊擠在一起，

都懷着同一哀戀的情緒，

不忍捨的哪——

親手建造的家園，和祖代棲居的故鄉，

老婦人抱着滿臉瘡毒的孫兒，

把憤怒與淚水一齊隱在心裏；

瘦乾了的嬰兒吮着鬆軟的乳頭，

疲憊的跟反像宿業貼落到地上。

天哪！天哪！——老頭兒吐着極微的呻吟，

飢餓的眼睛望着昏暗的穹蒼。

看！那邊船尾地移來幾隻木船，

木船上晃動着一張張的苦臉，

凝滯的目光投射出新鮮的渴望；

（是慶幸從洪流裏逃出了生命？

是想在流民堆裏發現自己的兒女、爺娘？

就這樣一艘船地往來載運，

（你便能想到洪水又繼續的沖毀堤牆）

縱然能在萬死裏撈出一條性命，

但恐懼已蝕去生存的餘力，

悲哀深深地嵌入創傷的心房

還有更多的沒救出的哪

那在萬眾間失落寶貴生命，

屍骨在混濁泥水裏永遠埋葬

今夜在這更誰能過一個通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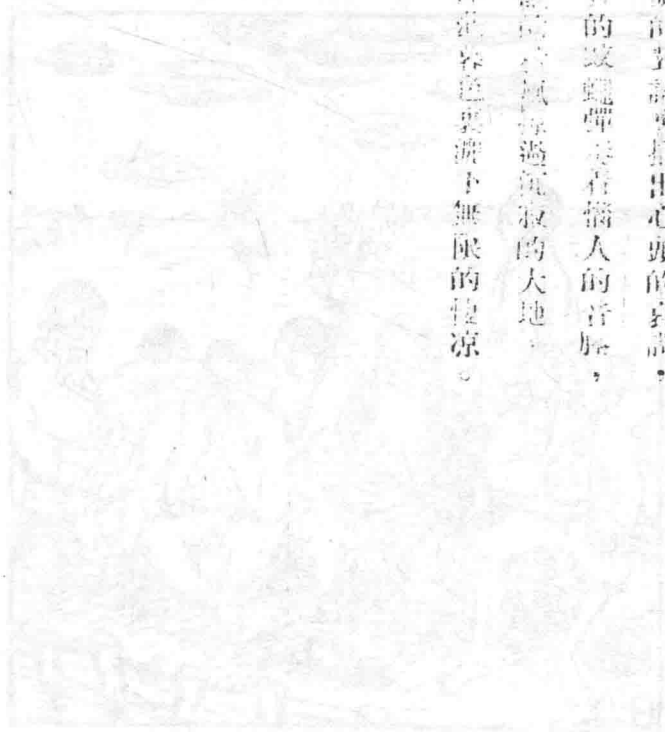
明天又誰知要漂流到何方？

低微的對語，重播出心頭的哀調。

蒼白的蚊蠅，環繞着猶人的首飾，

那微弱的風，掠過荒寂的大地。

在渾茫暮色裏，渡下無限的淒涼。



頹殘了的大明湖

陰霾結住天空，

湖上烟雲迷濛，

幾隻高輪湖面的畫船，

沈沈地，
沉沈地，

映下冷面，
映下冷情

年老人，守住一束束

沒有顧客的蓮蓬，

微閉起疲倦的雙眸，

是愁起生活的甦醒？

是深懷往日的繁榮？

鐵公祠畔，滙泉寺裏，

舟子織補着舊網，

僧人悟着禪夢，

幾有蓮花盛爛的開放，

漣草輕搖荷風，

但誰來這兒欣賞呢？

只留巍然的殿閣，

讓蛛絲牽，塵土封，

雀作巢，鴉在簷前哀鳴。

呵！你頹殘了的大明湖，

你逝去了豐彩的名城。

聽！北極閣的暮鐘，

鏗！鏗！鏗！激起了一天沈重。

齊南齋所著

夜的流浪者

到底往那裏去呢？

自己也不知道，

邁着瘦弱的腿

在街心裏亂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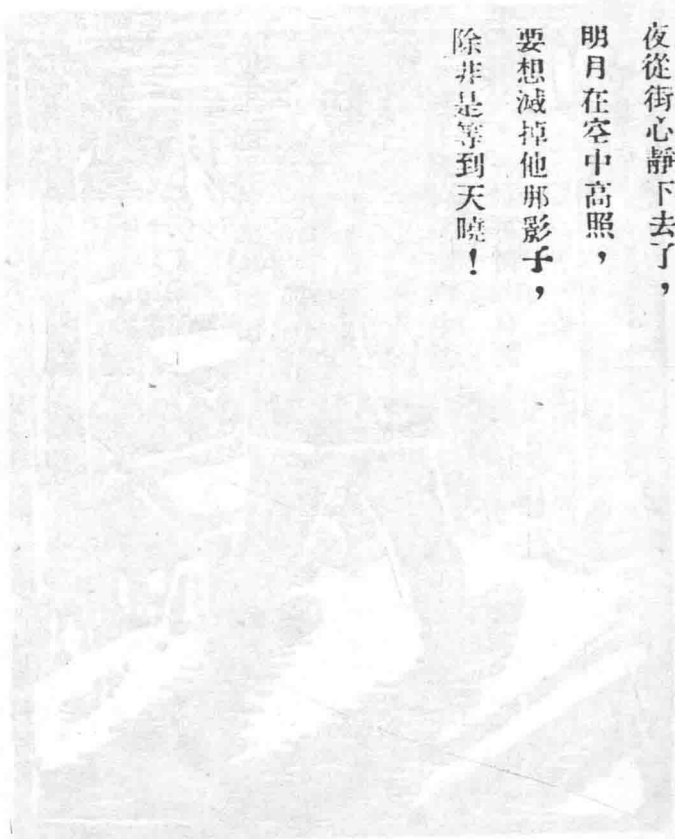
耀眼的燈光，

從臉前亮起來了，

懷着難忍的悲苦，

像毒蛇緊緊的咬着

夜從街心靜下去了，
明月在空中高照，
要想滅掉他那影子，
除非是等到天曉！



1 無天曉亦且非影子 寧靜 空明 如夢 似真

他們的塑像

瘦損的，一幅可憐的身體，
担不起莊嚴的沈重的生活。

已死的心，像土中腐臭了的種子，
永遠不能在日光裏抽出新芽。

幸福，歡樂，縱然在夢裏也希冀過的，
但醒後，却仍把希望安置在夢裏。

真理，光明，不去追求，也不躲避，
正天擺着苦臉，對了現實暗自唏噓。

少年——青春——壯老——用煩惱寫下年紀，
永遠擯棄了時代。時代也擯棄了他們。

風 鐸

我忍着孤伶，

度過萬千年代，

在沈寂宇宙裏歌頌光明：

犀鈴——犀鈴——

光明在濃重的霧裏，

光明在地心的火中。

沒有風的夜，

我忍受着極端沈默，

把希望寄託給明天的人們，

寄語那寂寞的幽室；

等風來，再托牠帶回送；

犀鈴——犀鈴——

喚醒了荒山靜默的小草，

震撼着大地沈睡的衆生，

我御着風，

像飛行雲，

永遠在沈寂宇宙裏飛行。

初冬的夜

陌生的，顫慄的履音，

在油滑馬路上彈奏出哀曲，

是踏入了夢想不來的世界，

一萬種聲色，在眼前

幻起了陣陣昏迷。

定一定神，才識得清楚——

那是天，那是地，那是樹，

那是尖。方。圓頂的屋宇。

（誰說我們不都是進了天堂？

星星將水澆沒有大水的災害

奇異景色拭去腮邊淚痕，

驅掉了記憶中的哀傷，戰慄，

在內心織成了剎那的歡欣。

（走，向前，我們在這兒活下去）

迎面捲來一陣風寒，

像冷水澆熄餘燼的殘烟，

希望隨都市的脈搏沈墮了，

電燈在死寂街市裏，

吐出連串的悲慘花圈。

陌生的脚步彈出陌生的苦痛，

像倦了的孤雁飛渡寥廓的長空。

雁子
在長空裏

像倦了的孤雁

飛渡寥廓的長空

像倦了的孤雁

飛渡寥廓的長空

像倦了的孤雁

飛渡寥廓的長空

像倦了的孤雁

飛渡寥廓的長空

像倦了的孤雁

飛渡寥廓的長空

磨石工

運來了，

許多

黑的，白的，

雜色的，

難看的，

堅硬的石頭。

不要怕重，

也別說骨頭瘦，

扛起來吧。

放入機器的口。

切，切成石板；

磨，磨去了尖，

磨去了棱，

磨成了美麗的紋縐。

小心着飛輪，

小心着手。

血，在肉裏滾，

汗，從毛孔裏流，

輪軸上，多加油，

還要按定時候。

陳列室裏，

擺滿了

長的，方的，

菱形的，

各樣的石頭；

它，賣到了北平，

南京，上海和漢口，

叫誰鋪地板？

叫誰砌花牆？

叫誰賺去白花花的大洋？

女針工之歌

馬達響得慢，

馬達響得緊，

誰家不吃白米飯？

誰家不用繡花針？

姑娘拿它刺花枕，

縫婦拿它補鞋襪，

裁縫拿它縫衣裙。

誰曉得？

誰曉得？

針兒來的不容易，

針兒來的太費勁：

買來鋼絲截成節，

火裏燒，

機器磨，

穿針孔，

磨針尖，

.....

馬達響，

飛輪轉，

使得手脚痛，

累得骨頭酸，

吸着臭空氣，

吃着黑煤煙，

撐着困倦眼，

姊妹們

羅坐在長案前，

你量針，

我打包，

十隻忙亂不得閑。

一月要出二十五萬包，

每個針兒要經手續五十三遍。

有時廠主着了急，

還說：「社會不景氣，

買賣不賺錢，大家必須減工錢……」

……

馬達響得緊，

馬達響得慢，

誰家不用繡花針？

誰知針工的苦和難！

鹽工們

尖辣辣的海風，

漫過黑色曠野，

吹着我們底手，臉

和冰冷的鹽車。

紅燦燦的晨霞，

照着破爛的衣裳，

一個一個……

冰珠子凍結在嘴巴上。

硬僵僵的兩手，

緊握住冰冷的車把，

推吧！推吧！

餓腸子攪的兩眼昏花。

彎曲曲的小道，

載着沈重的驢車，

推呀！——推不盡的白鹽！

推呀！——推不盡的苦痛和艱難？

戰場月

沒有秋蟲的聲息，

宇宙墮入了荒涼；

山頭月，顫抖地

投射着慘白的光輝。

樹葉零落盡了，

草是被蹂躪過的，

血腥的風，從坍塌的

壕塹吹來死神的哀曲。

聽不見犬吠，鷄啼，
恐怖封鎖了大地，
星星的鬼火飛馳，
荒村在廢墟裏沈睡。

星的歌

我們的名子叫做星，

像大地上的春花，秋樹，

裝飾着美麗的夜空。

我們是光明的子孫，

太陽是我們的爸爸！

月亮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有永恆的生命，

有萬劫不覆的精神。

夜裏高高地站在天上，

向大裡披掛着閃爍的光芒，

我愛靜寂的無風的湖水，

深沉的無邊的海洋，

我愛冬天冷冽的醒人的寒風，

夜鶯清脆的流利的歌唱，

我尤愛燦爛的萬點燈火，

和我們負起了同樣使命，

燃燒起熱 與偉大的力量，

在黑暗裏啓示着光明。

烏雲是我們的仇敵，

它常遮蔭蔚藍的天宇，

月兒的臉，和我們的眼睛。

但我們一次也未從屈伏，

因為都滿透它薄弱的生命，

像東洋烟花的餘燼，

一閃瞬就消散無形。

當東天閃出燦爛的晨曦，

我們都躲進天宮裏眠息，

有時夢到美麗的人間，

和活潑天真的兒童嬉戲，

有時夢見黑暗的惡魔，

使盡氣力作沒命的搏擊。

苦幹，開闢出耕作的土地，

我們就笑着駕着上天座，

並隨着始母和月娘，

愉快的開始了辛勤的工作，

就這樣在黑夜舉起燈籠，

永遠沒有疲倦、畏怯，

愚人的憂傷，和可怕的死生，

我們的名子叫做星，在無止息的

運行裏培植起生命的永恒。

動蕩的夜

陰雲滑過了天河，

燈光在寒風裏震盪。

馬路上，瀉一片清瘦樹影，

市街裏飛滿了流言，

店舖緊閉着板門。

惡神驅走了喧嘩，

人人像波濤裏的小船，

在動蕩中失掉平安。

鬱結的心踴躍着駭念，

(眼前要爆出一個巨變)

暴雨之夜

樹葉隨了雷聲折落，

狂風從簷前駛來心驚，

此被披着一片破草蓆，

把淚眼對着悠蕩的孤燈

暴雨掃進竹損的窗櫺，

小屋裏咆哮了雨濺聲，

僅有的被褥也給浸濕，

無邊的黑夜甚時待到天明？

積水沖上坍塌的階梯，

兒的憔悴樣起透心的剝痛，

誰能支撐這欲傾的樑柱？

更担心因滅中爸爸的瘦影。

默然不去那富的窮困，

虔念感不動冷酷的蒼穹，

露出這殘餘的浮命，

在水泊裏去期待天晴。

撒河橋

撒河橋！我們生命之所繫，

祖先發祥的地方。

撒河！你彎彎曲曲的流來，

貫注了那邊田廬，

圍繞着我們的村莊，

在你的兩岸

有芊芊的綠草，

有蕪蓼的花香，

有翁鬱的叢林，

有連阡的沃野，

孕育我們生活的食糧。

每當曙色驅散了暗夜，

我們高鋤奔這裏走過，

更當暮色溜下山坡，

我們都舉手點頭歡歌。

那時，我記得

小鳥從密密林中發出歌音，

那歌音是多麼快活？

山羊在岸邊吃草，

肥犢在岸邊跳躍，

我們都在田間工作，

心裏兜滿了愉悅，

大地飛騰着歡樂。

春日，我們開始躬耕，

牛背馱着溫和的太陽，

夏天，在綠畦裏耘苗，

南風吹澈每個人的心房，

秋夜看守穀稻，

明月下，叢林掛滿白霜，

冬節，齊來慶祝豐收，

貢獻紙火，還奠酒三行。

有的默念着禱詞，

帶着虔誠去感謝上蒼。

幾十年前在這兒做了戰場，

炮聲震動了橋樑，

（也是轟炸了我們的天堂）

三天一兵災，兩天一匪禍，

老弱死於海難，壯健遁走他鄉。

連年都是荒旱，河底早已涸乾。

夕照裏看不見炊烟飛昇，

鋤，鏟，犁耙在泥土裏鏽爛。

荻蓼無法生出，兩岸沒了野草，

阡陌捲起風濤，大地沒有禾苗，
樹葉也脫落了，
露出童禿的枝條。

這童禿的枝條呀，也不能生存，
我們忍着心傷，揮着斧鋸，
統統斫伐了，賣予有錢的人們。

（縱然能換到一些米鹽，
但飽不了飢餓的兒女，
也挽回不乾癟的鄉村。）

今天我站在橋頭四望，
滿眼蕭索，一片荒涼，

大道上暴露着骸骨，

枯死的草墩對着炙人的太陽。

撒河橋！我們生命之所繫，

祖先發祥的地方，

你的主人再忍痛離開你了，

漂流到不可知的遠方，

但是我們將死留在這裏，

從災難裏掙扎起希望。

撒河橋！我再親熱的呼喚你，

今天我沒有酒食香火，

奠祭你用這滿腔悲楚，熱淚兩行。

夜攻沙邱

鼓聲從地心裏響起來了，

像春雷驚醒了宇宙的沈睡，

呼拉拉地秋風穿過森林，

直闖，捲入靜穆古老的鄉村。

是誰在黑夜裏擎起火炬？

沒有月，陰雲封鎖了天宇，

破舊縱橫的草房裏，湧出了

代代被銀銹鑲結的奴隸。

吶喊，像洪流瀉出大眾的喉嚨，
萬千黑影在崎嶇的路上挺進；
希望，在他們心裏煽起反叛的信號，
去！爲生存，搗毀沙邱的鐵門。

前面，城樓上高懸起兩個燈籠，
那燈籠閃出顫慄慘白的光輝。
噹噹口射來了雨似的槍彈，
愚昧警兵還作垂死的守衛。

四下裏咆哮的喊聲漸趨漸近，

像倒傾的江河向山窪裏奔馳，
是勇敢的前哨已爬上高厚城堞，
十字街有一片灼天的火光正升起。

罪惡的黑手搗毀堅固的鐵門，
用劣武器擊退精悍的守衛。

笨拙的馬聞哨一口舒快的長嘯，
古堡牆上顯示着原始人的英偉。

從此，皇腳板踏入了神聖的衙殿，
繁華重土再沒有統治者的軍馬驅馳，

大眾的吼轟從地心裏響起來了，
像春雷驚醒了沙邱的沉睡。

賣菜女郎

她生來不願向命運的鐵臉投降，
但她身上却鑿滿惡運的創傷，
自從飢餓的洪流把她推出家園，
便將生命交付給無奈的勾當。

早晨黃浦江翻出燦爛的太陽，
她荷一隻菜籃穿織在煩囂的市場，
惡意的眼光像毒箭射中她的眸子，
忍住苦痛把聲音特別喊的響亮。

不敢輕意去聽播音機醉人的高唱，
刻刻提心，檢查業證者的皮鞭和鐵掌，
溫柔美麗的眸子變成了鼠樣的靈敏，
青春的羞怯已在心坎裏深深隱藏。

黃昏，江潮在奇照裏洶湧飛漲，
她荷起菜籃走回破爛腥臭的板房，
爸媽的苦臉深鐫着風霜紋痕，
估計着明天活路，過去的一切都不敢想。

未來的希望在她生命上種下根株，

患難從生活裏不息的翻出花樣，
她生來不願向命運的鐵臉投降，
但她身上却鑿滿惡運的創傷。

五月的太陽

(一)

無邊的田畦，

燃燒着五月的太陽，

水紋似麥浪裏，

蕩漾起農民的希望。

老婦人只這一畝田，

去年未得收成糧——，

夏天旱了個把月，

穀穗兒——蝗虫又吃光。

幸喜今年雨水好，
麥穗結得籽兒強。

她天天隨了鷄聲，

爬出矮草房，

手裏拿着小竹籃，

逕到自己麥田旁，

守護着怕鷄雀來損傷。

一邊兒掘菜根，

一邊兒看麥長。

五月的風

吹得麥梢一陣響，

她的心像忽然

看到愛子遠歸來，

喜躍的要發狂。

晚上點起香火，

默默禱上蒼：

「給我收成一石麥，

一年吃喝有餘糧……」

她是孤身苦命人，

丈夫早死掉，

兒子失音走他鄉，

這僅有的一畝泊下地，

寄託她生命的指望。

(二)

縣裏飛來鷄毛令，

「修公路，便交通，

限三天，快動工，」

鄉民個個都驚慌，

怕輾過自己的田隴。

首先來了測量隊，

護路警，

南北一千二百里，

三丈六尺寬，

北平通大名。

鐵鎬，石礮亂飛轉，

麥苗，墳墓一掃平，

她天天苦求上蒼，

（天啊！看顧窮人命。）

那平整的公路，

像一隻兇猛的大虫，

爬過的地方，

都嗅得悲慘的血腥。

那一畝麥田也逢了破家星，

她抱住殘踏了的麥穗，

翻上慘白的眼睛。

鄰人紛紛急跑來，

把她拖回小天井：

「修公路爲的誰使用？」

打散那些無理的雜種！

夜裏老婦懸樑去，

消息徒留嘆恨聲，

村人捐錢買棺木，

屍身淺埋黃土崗。

修長的公路上，

燃燒着五月的太陽，

公路下碾碎農民的指望。

生 活

生活像奔騰的狂流，

挾着你向前，

沒有止息，永遠不讓你回頭。

誰曉得要漂向那兒哪？

把希望寄託到明天，

把希望寄託到遠方，

前進！穩穩地踏住腳板，

吃力的擊起槳。

讓謹慎時時窩在眼睛裏，

當心觸着礁石，
當心迷茫的烟瘴，

當心突來的風雨，
和起伏不定的駭浪。

前進！嚴肅地握住舵把，

讓勇敢撐持着心胸，

莫怕炙人的烈日，

莫怕貶骨的凜寒。

莫怕兀夜霜露摧，

和關山千萬重。

縱有時烏雲遮住星月，

黑暗把宇宙佔領，

你也要看準前方的燈塔，

從容地駛向遼遠的航程。

這樣，你將在患難裏獲得醒悟，

在醒悟裏培植你偉大的生命。

題 後

「我歌唱，傾盡血城，

想在黑夜裏喚回光明的太陽。」

這也許是永遠不可致的奢望，然而，我却有永遠追求，實踐這奢望的勇氣。

「我飛，沈默地飛向無窮的遼遠！」

這也許是我對於藝術，人生的態度了。此外我不願，也不能再說什麼。這正如一個處女不願對人輕意吐訴她的心事一樣。

過重的工作，強姦了我每秒鐘的時間；生活的鐵鞭，慘酷的捶擊

着脊背，惡魔的黑手在四圍伸張着，我想哭，想笑，想疾呼，也想：然而，我永遠不想逃避，要把身心獻予苦難的時代。

對於自己的作品永遠不敢滿意，常常在缺陷裏發現了缺陷，又在缺陷裏去發掘新奇。

雖然，自家也曾有過一顆「自命不凡」的心，一幅「強於自信」的持態度，但是，等被領教了穆木天、統照等詩家及許多前進的詩友以後，才深深地覺悟到自己的微小與可笑。

藝術的製作，自然需要自己刻苦的努力與情性的發揚，但別人正當的批評，指摘，又往往能促使對藝術更深刻的認識，創作實踐上更

好的轉變。

因而，才想到把自己的詩作，繕寫成專冊，去求詩友的教正與刻骨的批評。助我實現這種目的的，我將熱誠的感激函，她曾代我保留了原稿及發表在各處的詩歌，並那樣細心地爲我繕寫成專冊。同時，她對於我的創作還盡了最大的督促與鼓勵。

我堅決地反對詩句的過分雕砌，但我又十分注意藝術新形式的尋求。這點，王統照先生曾給我很大的影響。在談起作詩方法的時候常延至幾個小時不倦。

他曾在我許多詩作中親手選出了這冊詩集，有幾處還刪動了幾個字。

這篇序言是他在苦忙中寫成的，我感激它不但指教了作者，同時也許指教了無數的讀者吧！

由於「都市的冬」封面設計失敗了，這次就幸而遇到李劫夫兄的挺身而出，慨然允許爲它的裝璜設計。又爲它製作了漫畫，木刻插圖。我怎能不感激這樣一位藝人！

一九三六，十，一日青島：